一本書背後的故事

莫延安

晚上逛書攤，淘得一本舊書《有血有肉的語言》。其時，昏黃的路燈下，它的書名首先吸引了我。捧近細瞧，原來是蒙田的隨筆選集。

蒙田是十六世紀後半葉法國著名的思想家、散文家，出生於貴族商人家庭，在哲學上，以懷疑論抨擊教會與封建制度，批判經院哲學，反對靈魂不朽之說，崇尚自我研究的「形而上學」。他的散文對弗蘭西斯·培根和莎士比亞等人的文學創作產生頗大影響。單位圖書室就有一套蒙田的散文集，曾經隨手翻過，沒耐下性子去讀。蒙田的散文內容駁雜紛繁，往往從一個主題跳到另一個主題，枝蔓叢生；章題也常常與本章的內容不大相干，彷彿是作者漫不經心信筆寫就似的。蒙田的隨筆先後寫了近二十年，作品不斷修訂，思想不斷發展。行文飄忽無定，變化多彩。法國文學史家在編選時，一般有兩種處理方法：一是依照原書各卷各章的順序，依次選出，於各段之首冠以小標題，提示每段的內容；二是打亂原書的次序，將內容上彼此稍有關係的段落編排在一起，分別加上概括每個部分的總標題，又於每段之首冠以小標題。

本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譯者分別爲我國著名翻譯家、詩人梁宗岱教授和他的弟子黃建華教授。梁譯部分以譯原著全章居多，間有刪節，標題悉照原章的標題。蒙田的隨筆概括起來涉及三個方面：作者所感覺的自我，所體會的人類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所理解的現實世界。黃的續譯就按這三個方面由近及遠地大致定了先後次序，多少倣傚法國選家的編排方式，標題原爲法國的選家所加，每段基本有一個中心。

挑燈夜讀，大師俯拾即是的眞知灼見如醍醐灌頂。「經大作家的操筆和運用，語言的價值大大提高了。他們賦予語言新的生命，而不只是將它搓搓捏捏、使之有力一點，用法多樣化一些而已。大作家不在乎去創造新詞，而是致力於豐富自己所用的詞語，使其含義和用法更有分量、更加深刻。」《有血有肉的語言》中的這段文字，眞是字字珠璣，道出了文學創作的一些眞諦。

這本集子一九八七年曾用《蒙田隨筆》的書名在原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第一版，其中《熱愛生命》一篇被選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第二冊語文教科書。這增補本二〇〇三年一月由西苑出版社出版，定價十六元。沒有討價還價，付過老闆五元錢，我，就成了書的主人。

許是原主人保管妥善，抑或束之高閣未曾漫卷細讀，書的封面、封底、內頁都挺新崭的，只是退色的書脊、書眉點滴的霉漬、揮不去的霉味，殘留着歲月的印記。書的末頁，有一行娟秀的鋼筆字：「無法擺脫月的圓缺花的開謝人的聚散。」是書的原主人受蒙田思想的熏陶「爲賦新詞強說愁」，還是觸景生情有感而發？這書，曾是誰的心愛之物？是否曾在他（她）的枕邊伴它的主人輾轉難眠抑或恬然如夢？會不會曾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的見證？後來，又是如何輾轉、流落至此的？

由昔日的枕邊愛物，淪爲今朝的廉價處理品，到再度成爲新寵，書這一輩子，如同人生，得意、失意之時，命運迥異。平平常常一本書，背後的故事，耐人尋味……

憂傷驛站

郭文斌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一想起節日，心就被憂傷漬透。而年尤甚。歡樂，如一顆杏子，被跟在童年之後的成熟一棍子打落了。也許是季節到了換班時間，顯得心不在焉；也許是歲月太勞累了，再也邁不動腳步；抑或是光陰被梭子打腫了雙手、磨潰了雙腳。反正，一種抵擋不住的倦意和恍惚排山倒海而來。之於成人。一個驛站就在眼前，先進去再說，管他身後路長路短。

那個驛站，就叫做年。誰也說不清楚年的酒旗已經晃蕩了多久。那是一面多麼溫情的酒旗。年像好女人一樣迎接着所有疲憊的心靈，撫慰着所有受傷的日子；爲遠旅歸來的遊子打上一盆洗腳水，遞上一把熱毛巾；將征人的兵戈劍戟懸之高閣，將跋涉者往年虧欠的夢泡在糖和酒裡，讓夢做得比長麵還長，比餃子還圓，比窗花還美麗，比爆竹還清脆，比祝福還溫暖……

我敢說，所有從路上歸來的人，一邁進年的門檻，投入年的懷抱，都會淚流滿面。

年說，有錢沒錢你回來；

年說，得意失意你回來；

年說，水路旱路你回來。

年是一雙守望在故鄉風口的娘的淚眼；

年是一艘祖母一進臘月就守候在老家河岸的老船；

年是所有盼歸的心！

活着的老父等着爲兒女撣去身上的征塵；死去的祖母等着聽孫子講述三百六十六個故事。眞正的年在故鄉，故鄉的年是用人間最眞心的情意編織的一面酒旗、招魂幡，故鄉的年是酒旗不是軍旗。走進這個驛站的人都將心靈卸下放心地枕在娘的胳膊彎兒裡睡大覺；沒有小偷，沒有強盜，沒有勾引，也沒有蒼蠅和蚊子；年是一把驅蠅拍啊。年是最眞的夢鄉啊。年是天堂。可是，夢尚未醒，路已在門外吆喝了。年的憂傷莫非正在於這種近於仙境的溫情的短暫和易逝？於風口處向娘招手；撐開篙向祖母再見；將酒旗變成軍旗。上路。

獨領風騷的岫玉

蔣元明

遼寧鞍山，出了一尊玉佛，由重二十六噸多的一塊整玉石雕成的。它的正面是一尊高五點六米的莊嚴肅穆的結跏趺坐的頂天立地釋迦牟尼佛；背面是以渡海觀音獨佔鰲頭爲主體的世界最大玉圖畫；右側刻有趙樸初題的《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眞跡；左側雕刻了已故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的遺墨藏文《讚美詞》。其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和諧統一，達到了近乎完美，觀者無不讚嘆、驚嘆。因爲這尊佛，又修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玉佛廟。好大的一座廟宇，已成爲遠近聞名的一處旅遊景觀、朝拜聖地。

這「玉石王」橫空出世的時間是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地點在鞍山南邊二百里遠的岫岩縣。當時就轟動全國，驚動了周恩來總理，他指示好好保護，並親自撥款。三十多年後，爲了把這一龐然大物運到鞍山，還動用了坦克，走了六天六夜。

新疆和田玉、陝西藍田玉、河南獨山玉、遼寧岫岩玉均以產地命名，並稱中國四大玉石。有道是，黃金有價玉無價。如今，和田玉已經沒地採了，藍田、獨山也沒多少開採價值，唯獨岫岩玉儲量豐富。經地質勘測，岫岩礦區的玉石總儲量達三百多萬噸，爲全國之首，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國內目前玉雕原料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來自岫岩。岫岩玉石在國際上稱爲「新山玉」。岫岩被譽爲中國的「玉石之鄉」，命名爲「中國玉都」；岫岩玉雕素活工藝被確定爲國家首批物質文化遺產。

常言說，眼見爲實、耳聽爲虛。我們一行詩人、作家慕名來到岫岩採風探寶。

走進瓦溝。瓦溝位於縣城西北的哈達碑鎮玉石村，溝呈南北走向，長約五公里，寬約零點五公里。岫岩玉的儲量近三分之二就埋在這條溝裡，達一百七十六萬噸，這不僅是岫岩最大的玉石礦源地，也是全國最大的玉石產地。我們就站在寶藏的上面，這裡的一草一木都傳遞着寶石的信息。

下到礦井，坐電梯直下一百多米深處。我們走進寶庫了，眼睛不夠使，長長的礦道兩邊堆滿了玉石，大的上千斤，翠綠、晶瑩，放着光亮，我們摸摸這塊，瞧瞧那塊，一驚一咋。礦工們很平靜，好像這些玉石如同煤塊、石頭。一位大個子走過來，用礦燈貼着玉礦一照，告訴我們說，越透明的說明越純，價值越高……

回到地面上，再坐車進到一條溝。下車後陪同的人指着前邊的一個小山包，說那是新發現的玉石王！見我們一個個懷疑的眼神，他把我們領到山包跟前，石壁上有一大塊墨綠色，那是人們用手不斷摸光亮的——果然是玉石。等我們退後幾十步回頭再看，那圓形的山包，就好像一個巨大的足球，被外星人踢落到這溝裡的。六萬多噸重的「玉球」啊，玉石之天王巨星！

第二天來到工藝品市場。上萬平米的大廳，到處琳琅滿目、珠光寶氣，大的高幾米，小的如綠豆米粒一般，有佛祖觀音，有飛禽走獸，有亭台樓閣，有八仙過海，等等，維妙維肖；各種各樣的藝術作品，爭奇鬥艷，看得我們眼花繚亂，如墜雲霧。

陪同的朋友建議我買點「老玉」。他解釋說，岫岩玉分「新山玉」和「老山玉」。前者產於瓦溝，我們昨天去的地方；後者產於細玉溝，開採早，產量少，別看它不太透亮，但穩定性強，越久越好，包漿一出，更是圓潤耐看，所以老玉值錢。

走到一處，桌上一堆小飾品，指甲蓋大小，掛脖子上的那種。我發現有個雕刻着牛的，接着又見一個，心裡一動；細看顏色淡黃，有圓潤之感。老闆見狀就說，這兩件是一塊料上下來的，且只有這倆。我心裡想，我屬牛，母親也屬牛啊，這麼巧？陪同的朋友頗帶幾分嚴肅，說玉講緣分，你與這玉有緣啊……

令箭荷花

——追憶李俠文先生

吳 捷

俠老與我祖父同齡，都是一九一四年生，二人竟也在同一日辭世。那天在辦公室加班，偶然從大公網上看到噩耗，連忙電告正在上海奔喪的父親，告訴他我想寫點什麼。越洋長途電話的雜音裡，他的聲音有些顫抖：「你寫吧，把我的心意也寫進去。」步行回家，途經一片長滿蘆葦的小湖。夏日青碧的葦葉早已枯乾，曾是波光粼粼的湖心結了薄薄一層冰。湖畔的幾隻野雁都驚飛起來，煙中列岫，雁背夕陽，其間彷彿有個身影，走進了暮色的遠山寒樹裡，天色清冷，一片岑寂。

父親因工作關係同俠老相識，兩人談得很投機。俠老肺部手術前幾年，有段時間差不多隔半個月就約父親在中環陸羽茶館小坐，閒談天南地北。他曾對父親說：「《大公報》現在的情況，我不主事，所以也不評論。可是你如果對《大公報》的歷史有興趣，我有問必答。」父親總是很感慨地跟我說起：俠老眞是淵博，說得我心裡癢癢的，不知這位半隱居的「陸羽」常客，《大公報》黃金時代的遺老，風神究竟如何呢？

我一共見過俠老三次。第一次是整整十年前，我到香港探親，俠老知道後，就約我們全家到位於山光道的香港賽馬會跑馬地會所吃便飯。那時我剛進復旦大學讀新聞系，能面見這位傳奇報人，當然滿心歡喜。只記得俠老從遠處快步走來招呼，身材不高，頭髮花白，挺直的鼻樑，長長的耳廓，明亮的眼睛把我上下打量一番，咧嘴笑道：「這麼高的個子！」隨即旋風般轉身去開不遠處的電梯，我一溜小跑緊跟其後。

鄧小平親切會見李俠文（資料圖片）

八十六歲，健步如飛，着實讓十八歲的人小吃一驚。在電梯裡父親說：「俠老和你爺爺同歲，你也就叫他爺爺吧。」俠老笑着點頭。其時他身體尚硬朗，常去馬會游泳池游泳，那天就是游泳之後招待我們午飯。他閒閒問我大學生活習慣否，修些什麼課，將來有何打算之類。午飯是自助餐，俠老特別推薦我吃那裡的牛排。我要了一塊最薄的，勉力加餐，還是沒能吃完，他看了也只是微微一笑。

那是十年前，新聞系的老師和學長還在爲報紙的前途辯論不休，誰都沒料到網絡作爲後起之秀，融合了舊媒體的所有優點，輔以手機等新的閱讀平台，報紙瞠乎其後，大批虧損，著名老報或改爲周刊，或黯然停刊。幾十年後的人，恐怕都無緣見到俠老這樣眞正一字一句「寫」稿出身的老報人，也無緣體會「一紙風行」的盛況了吧。

零一年冬我又來港，俠老知道了又約便飯。恰好大陸出版的中國新聞史課本上講到《大公報》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對執政的國民黨「小罵大幫忙」，我並不認同此觀點，就此撰寫學期論文，從一九四九年前的《大公報》社論看其當時立場究竟如何。席間我呈上自己的論文請俠老指正，告訴他我爲寫論文，看了不少人對老《大公報》的回憶錄，其中不乏彼此矛盾的地方，並憑藉記憶舉了幾個例子。他聽了仰頭哈哈一笑：「人老了嘛，回憶往事，難免對自己和他人的言行有隱諱。回憶錄你不能當作信史看。」之後便住嘴不言，好像不願多說。我坐在他的右手邊，看着他不怒而威的神色，沒有追問下去。

我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見俠老，是零三年夏出國前夕，他請我和家人小聚。餐廳裡播放的是六七十年代東洋演歌的旋律，一首首慵懶綿軟，一唱三嘆。「好哇，年輕的時候，有機會是應該出去看看！」他說。話題轉到他零二年向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捐贈年來集藏的書畫文物上。我知道中文大學爲此出版了一本贈品圖集《翰墨緣》，就腆着臉向俠老要一本簽名本。他一口答應，隨即拿出一張名片，在背面記下此事。不料次日上午他即請司機將書送來，打開一看，扉頁縱題「吳捷小友清賞　『俠文』」，其下貼了兩小片白宣紙，蓋着兩方他自己的朱紅色圖章，一方是陰文「俠文」，另一方是陽文的「李氏」。他可能是怕直接將圖章蓋在不吸油墨的銅版紙上，印泥會模糊了書頁，故特地蓋在宣紙上，裁下來再貼上去的。一頁頁翻看，看到一幅俠老自己畫的令箭荷花圖，畫卷右上角的小楷題字我感念於心，至今都背得出來（原題無標點，此處姑加）：「此花產自沙漠地帶，春暖破葉而出，紅艷無倫，光彩奪目，僅一晝夜，即斂瓣深藏，似不欲多顯色相者，眞佳種也。靜盦道長往歲在京見之，尋其葉數片移植海隅，近以一株見遺。值其盛開，為之寫照。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　於欽明樓。」（題字中多用異體字，並有陰文「俠文」和陽文「李氏」圖章兩方。）

《大公報》隨中國的命運一同沉浮，從天津而上海，而漢口，而重慶，而桂林，而香港，幾處報館有時並存，有時同期停刊，殘山剩水，幾經離亂，最後移植到香港這個海隅。俠老青年時起即隨報館遷徙，逢《大公報》烈火烹油之鼎盛，從文人論政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到《和平無望》、「新生宣言」，更親歷六、七十年代的瘋狂與迷失，以及其後至今的景況。曾幾何時，他不得不作了別人的喉舌，也失去了自己的聲音。走遍千山，繁華與冷漠都識透了，饒是這樣，他還是選擇了沉默，爲了那不堪回首、作違心之論的動盪歲月，一如一株「紅艷無倫，光彩奪目」卻「斂瓣深藏」的令箭荷花。父親曾請他將過往發表的文章結集出版，他敬謝不敏：「早晨出的報紙，到下午就被人在街市拿去包裹東西！」一輩子寫稿爲生，落筆千萬言，身後竟然沒有一本「文集」：他是怎樣一位「不欲多顯色相者」，怎樣一位留白餘空的高人？

我出國後不久，即聽說俠老住院手術。其後他多數時間在家靜養，與父親和其他人在「陸羽」的閒談也告中止。父親逢年過節會打電話問候他，他每次都打聽我的近況，也說自己身體大不如前，每天只能拖着氧氣管在家裡緩步徐行，權當健身。去看他的人很少，他有些寂寞：其實人們並沒有忘記他，而是他那樣的地位，那樣的身體狀況，他不發話別人不敢貿然打擾。俠老肯定知道，想擺脫寂寞很容易，隨便哪裡露一下臉，或者評點一番是非即可。可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走得乾脆利落，也不願用別人的是非來排遣寂寞。臺靜農先生曾替明人張岱《陶庵夢憶》寫序云：「大概一個人能將寂寞與繁華看作沒有兩樣，才能耐寂寞而不熱衷，處繁華而不沒落。」俠老與《大公報》偕行七十有二年，寂寞繁華，都等閒看作朝暮之間的令箭荷花了。

哲人其萎，風骨其頹，多少淚痕笑語，多少蒼狗白雲，多少台前幕後的車馬樽俎，舞榭歌樓上的鬢影衣香，都隨他的背影消失在蒼藍的暮色裡。

最是鄉村年味濃

楊不離

鄉村的步子只要邁進臘月的門檻，火辣辣的年味兒便如晴空暖陽，兜頭潑下一片熱烈氣息，結結實實地裹住了人們歡暢的心情。一場場大雪變成了快樂的點綴，大寒猶未覺冷，倏忽已經立春。臘月二十號以後，鄉下正式進入過年前最忙的十天。

孩子們也放假了，跑前跑後比大人們還忙活。寫寒假作業、串門兒、逛街、呼朋喚友湊牌搭子、女孩們聚在一起研究剪大紅窗花、男孩們成群結隊買鞭炮。大人們準備過年所需的年貨以及忙碌各種繁瑣事務，特別寬容孩子們的「胡作非爲」。記憶中的年，就這樣成了鄉村孩子們心中永遠的天堂。

小時候，大塊吃肉在農家也只有逢年過節。村子裡每到臘月，總有幾家人趕着殺豬。鄉親鄰里得提前預定要多少斤豬肉，等到殺豬那天，主人家熱氣騰騰一整條鮮豬掛上樹架。屠夫手提砍刀，嚓嚓手起刀落，白玉皮大紅裡子的一塊塊豬肉還冒着白氣，分到了各家派來取肉的人手上。農家豬完全一派自然長大，肉質之鮮美細嫩無與倫比。每每母親架着大鍋煮肉時，濃郁的肉香常勾引得我和哥哥嚥着口水，雙雙圍在灶台前耐心地等待肉熟出鍋。母親的笑容與肉香，至今依然留在記憶。蒸年饃也是那個時候農家規模最大的活動。親戚人口衆多的，要蒸近千個小饅頭，白花花晾在大院子裡，那樣充滿着煙火氣息的壯觀場景，只要見過的人，都不會忘記。

除夕夜圍爐包餃子，看春晚，是家家雷打不動的節目。一家人說說笑笑，三四籠餃子不知不覺包完了。春晚也近晚聲，聽到十二點的鐘聲。大人們先睡了，唯有我抱着茶壺，嗑着瓜子看電視，天明睏極才睡去了。

大年初一早上，母親一遍遍敲房門叫了又叫，直至下最後一道通牒：「再不起來，餃子都吃光了哦！」我一聽就急了，跳出熱被窩穿新衣，衝出去吃餃子。幸福的日子，滴出清新的蜜汁。不知何時，也許是長大了。日子一天天好了。白麵饃不再稀罕，肉想吃就吃，每季都有新衣穿，彩電天天有歌舞晚會。總之，幼時所有稀奇新鮮的東西，現在早已司空見慣生出膩煩。那望眼欲穿盼年的心情消失了，年味兒也就越來越沖淡了。水泥叢林冷硬灰色的城市，充斥着油味、煙味、錢味、繁華味，就是缺少年味。那質樸的、混和着泥土香、麥香、人情香的年味兒，只有在歲月深處的鄉村方能再一次重溫。

好雪

伊尹

幼居塞外，讀到課本裡：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眞是瞭然於心，因爲窗外，正是這樣的景致。但寒江與孤舟，還有披蓑笠的老翁是沒有的，城邊倒是有條大河，進了冬季，就已冰封，沉寂的河面成了熱鬧的行道，甚至跑着馬車，走過駱駝隊，倒冷落了，那平日慣走的橋。

北方的雪，岑參詩中描述極貼切：天山雪雲常不開，千峰萬嶺雪崔嵬。山風夜捲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風急雪急，很有股壯懷激烈的氣勢，急切的想要將人間的一切繳械，變爲白雪的樂園。

有一年冬天，就在我們住的城邊，有一個賣焦糖的人，在風雪中迷了路，往家的反方向走，越走越荒涼無人。萬幸的看到幾堵草垛，便扒開來，一頭扎進去，又擋風又暖和，等風雪過後，辨明了方向，才找到了回家的路。一覺醒來，推門時，門卻怎麼也推不開，原來夜裡的一場大雪，堵了門，要使很大的力氣才能把門推開。而在幾場雪之後，人跡少至的地方，有的積雪比成人的個頭還要高，若在雪中鏟出一條路來，人行其中，兩旁便是白雪的夾牆了。我離開北方的那一天，陰沉的天氣，預示着一場大雪的到來；車過了橋，沿着山路轉了一個彎，也就看不見小城了，偏這時落了雪，悠悠的，落在車玻璃上，然後，又一片，雖不是大如席，但若伸出手掌，也足夠鋪蓋掌心了。想想回到南方，從此再也看不到這樣的雪，鼻子一酸，哭了出來。

南方的雪，毫無磅礴的氣勢，每年只是偶爾的見到，老家有諺語：窗子亮，大雪到，而往往是窗外大亮，推窗只見雪落稀薄，不多時，抗不住日出，細而無聲的融化了。最大的雪，好歹有些琉璃境界，很秀氣，總想這雪和抱着梅瓶的美人極相配的，雪太大，美人就會有些狼狽了。或者有些小門戶的情調：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寬。很靜逸清潔的美。

張岱的《湖心亭看雪》，描寫的江南好雪：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這雪其實不多見，江南大多數的冬天，都是有些潮寒的。而我想冬天的萬物，一定要有白雪，是冬意的生機，又似豐腴的肌膚，才不失爲飽滿的冬天。不過也有美好之處，譬如可以划舟，可以亭間小坐，燒酒爐正沸，大飲幾杯，也可以踏雪尋梅，孟浩然情懷曠達，常冒雪騎尋梅，曰：吾詩思在灞橋風尋史驢背上。沒有驢騎的時代，我們在漫天飛舞的雪天走走，也是可以的。

南嶽豆腐煲

巴 陵

南嶽素食始於東晉，開始的素食多以豆腐爲主，通過上千年的發展，品種越來越多，食材多樣，有着濃厚的衡山鄉土風味。常見的衡山素食有豆腐、香椿、辣椒、筍子、菌子等，做得饒有佳趣。隨着時代的進步，素食發展到現在高級齋宴階段，衡山各大寺廟、飯館均擅長製作，滿足來衡山進香的客旅需求。衡山的泉水甚多，品質兼優，有毗盧、太陽、虎跑等三十六處名泉，在山谷裡匯成溪流，傾瀉而下，匯集到南嶽鎮的溪河中。

南嶽鎮因爲泉水水質好，做出來的南豆腐非常細嫩潤滑，味道與周邊縣市的豆腐大不同。南嶽居民根據自家所做的豆腐，製作成常豆腐、砂鍋豆腐、豆腐丸、夾心豆腐、涼拌豆腐、翻皮油豆腐、帶餡油豆腐、五香豆腐乾、腐乳、豆腐花等菜式，烹飪方法有炸、燉、蒸、煮、炒多樣，味道有酸、甜、鹹、辣、香五味。南嶽豆腐流傳至今，最受食客歡迎和最具地方特色的是南嶽豆腐煲，又叫佛光駐照，是每位到南嶽衡山進香的客人必吃的美食之一。

我曾多次到南嶽旅遊、考察，都沒有吃到過南嶽豆腐煲，只聽朋友們描繪得有聲有色。眞正吃到正宗南嶽豆腐煲已經是二〇〇八年冬天，我與一個美食採訪團到南嶽調查美食資源，才偶然在南嶽古鎮吃到。當時，媒體的朋友在南嶽華天大酒店等待採訪廚師長，我與北京的朋友徐強兩人閒來沒事，想到南嶽鎮走走，尋找南嶽古鎮的幽靜韻味和神秘文化。我們沒有請人帶路，也沒有地圖，走錯了門，來到衡山上山大門前，在森林裡轉了一圈，下至萬壽寺下的廣場。我倆已經飢餓不堪，又不想回酒店吃飯，就順路尋找當地的特色美食，不知不覺走進了南嶽古鎮的街道。豆腐煲是道普通的菜餚，全國各地都有。南嶽豆腐煲卻與普通豆腐煲有所不同：南嶽豆腐煲用油豆腐、肉末、香菇做成，用砂缽盛放；普通豆腐煲用嫩豆腐、肉末、蝦仁、雞蛋清、乾澱粉等做成，白嫩鮮艷。

南嶽古鎮幽靜古遠，青色的石板路踏出鏗鏘之聲，三兩對情侶來往於路上，甜言蜜語都那麼低沉雅韻。街道兩旁，飯店林立，裝飾古色古香的店面，有着歷史的吸引力。我想起朋友推薦的南嶽豆腐煲，想借這個機會嘗試一番。問了幾家飯店，它們的特色菜都是豆腐煲，卻沒有找到老字號。徐強勸我，隨便找家嘗嘗就是，不必麻煩。我們選了一家飯店坐下來，店裡幾個簡單的桌子，與外面的裝飾相距很大。又看了菜單，南嶽豆腐煲的價格二十六元，確實有些貴。

南嶽豆腐煲上桌後，沒仔細看，像份煮水的油豆腐。我心裡有點冒火。那個盛菜的砂缽也小，看着淺黃色圓圓的把柄，就有點小家子氣。我夾起砂缽中的油豆腐，豆腐上的湯汁已經如芡，黏稠得很。下到口裡，與普通油豆腐完全不同，炸透的表皮非常柔軟、細膩，再沒有質韌堅硬的感覺，裡面的豆腐碎末細嫩無比，滑膩有質，豆腐被切開，香菇和肉片的芡汁混合在一起，味道複雜多變，又完全融合在一起。那薄薄的淡黃色湯汁，非常入味，也非常上口，拌上米飯，味道不亞於鮑汁。我連吃三碗飯，路上還不停地感嘆南嶽豆腐煲的味道。自那次在南嶽古鎮吃到南嶽豆腐煲後，後來每次去南嶽衡山，我都要去吃南嶽古鎮的豆腐煲，來回味南嶽豆腐的味道。